

李國銘 著

族群、歷史與祭儀

——
平埔研究論文集

本書榮獲
國科會人文學
研究中心
補助出版

族群、歷史與祭儀

——平埔研究論文集

李國銘 著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

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族群、歷史與祭儀：平埔研究論文集 / 李國銘

著.-- 初版-- 臺北縣板橋市：稻鄉，民 93

面：21 公分

ISBN：986-7862-46-5（平裝）

1.平埔族－論文,講詞等 2.屏東縣－人文－
論文,講詞等

536.29907

93015082

族群、歷史與祭儀——

平埔研究論文集

作 者：李國銘

編 者：詹素娟

封面設計：謝瑞珍

出 版：稻鄉出版社

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

電話：(02) 22566844、22514894

傳真：(02) 22564690

郵撥帳號：1204048-1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

印 刷：紘億印刷有限公司

定 價：新台幣 450 元

初 版：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

初版二刷：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

I S B N：986-7862-46-5

※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※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關於作者——李國銘

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，生於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。新庄國小畢業後，離鄉前往臺南縣仁德鄉就讀城光中學，再以優異成績進入臺南一中，並北上考入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。大學時代，活躍於劇場的編導活動，帶團表演。其後，開始到臺大人類學系旁聽人類學課程，並赴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攻讀人類學博士，師從 Daniel de Coppet。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，以「非常榮譽附加恭喜」的成績，取得博士學位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返國。不久，開始在屏東科技大學通識課程兼課，並展開懸念已久的屏東現地調查。繼而，投入屏東社區大學的課程設計及社區總體營造工程，擔任屏東社區大學副主任，奔走於屏東的鄉鎮村里，並撰文鼓吹屏東研究的重要性。期間，也在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兼課，訓練研究生從事田野調查。二〇〇一年，終於在南臺灣覓得專任教職，進入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任教。二〇〇二年七月，國銘因身體不適、入院治療。此時，臺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徵聘人類學門助理教授，國銘以離家較近，抱病轉校應聘。八月間，病情突然變化，陷入昏迷，入住加護病房。九月十六日去逝，得年四十歲。

歸鄉的路——代序

『平埔族與臺灣歷史研究』主題計劃簡報暨
李國銘紀念發表會」座談會紀錄¹

時 間：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三日（星期六）

地 點：中研院史語所七樓 704 會議室

主持人：劉益昌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）

引言人：羅素玫（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人類學博士候選人）

許功明（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）

童元昭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）

記 錄：謝仕淵

劉益昌：

各位朋友，其實這個時候是有點難捨。從一九九二年到現

¹ 由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壬癸先生主持的「平埔族與臺灣歷史研究」主題計畫，於2003年9月13日（星期六）舉辦小型討論會。會中，除由「平埔族與臺灣歷史研究」主題計畫的四支子計畫進行簡報外，亦藉此紀念當時逝世週年的李國銘。這個討論會，邀請在研究主題上可與李國銘呼應，並在學習過程中曾經得到他啟發的研究生，以其研究成果的發表，作為紀念的方式。最後一場座談會，則邀請李國銘生前的學界朋友，分別從「人類學師承與思惟」、「研究方法與理論」、「屏東研究內涵與特點」三方面，回顧李國銘的研究，並嘗試為其研究的學術意義賦予定位。本文即為該座談會之發言紀錄。

在，我們都有一個這樣的朋友，可是今年沒有。去年的這個時候，我和詹素娟一起到高雄長庚醫院去看李國銘；我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已經無法和我講話。

我想我應該唸出一封李國銘寫給詹素娟信中的一段話。²

這幾年來，我的健康狀況似乎愈來愈差。說真的，我一直生活在同齡朋友無法體會的某種「恐懼」之中。目前的身體狀況，還是難免讓我想起獅頭的芒果樹。

你去獅頭時，我記得有指給你看：每株芒果樹的樹幹，都被劃上好幾刀。剛出田野時，我還以為是哪個惡作劇的年輕人，無聊到晚上拿刀偷割每一株芒果樹。後來問了當地人，才知道這是果農們用來欺騙芒果的手段。芒果樹被割了好幾刀後，深恐性命不保，於是就趕快多結一些果子，來讓生命延續下去。

希望我身體健康上的問題，也是上天故意要欺騙我的。無論如何，我很能體會芒果樹的焦慮。

這是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者，在人生旅程中的感慨。我自己不太和李國銘談身體的狀態，通常只談屏東平原的平埔聚落；可是他大概因為身高跟詹素娟一般，所以對詹素娟談了些自己身體的狀況。其實他在鄉下看到的景況，與他心中的恐懼有密切的關連。他原來期許自己有更多時間與精力奉獻給這塊土地，可是很可惜他並沒有留下更多自己的東西。但從今天年輕

² 寫於1999年3月15日。

朋友的報告，³ 讓我們看到他已經留給下一代很多東西。

學術研究應該是一個接力賽，而不是角力賽；很可惜，今天我們看到臺灣學術界的學術研究，大多還是角力而非接力。可是，今天年輕朋友的表現，像是接力賽，而非角力賽。

今天的三個朋友，我最熟悉的是童元昭，因為她的酒量跟我差不多；她跟李國銘一樣，從事屏東研究。然後，許功明我也很熟悉，因為我們曾經在魯凱族的好茶聚落住同一棟房子，一起進行研究；可是不太見面，通常只在客廳打個招呼。她的田野跟人有關，我的田野雖然也跟人有關，不過是跟死人有關。羅素玫小姐是我最不認識的，但是我剛剛知道，要瞭解李國銘的學術面向，必須關注他在法國的學術背景，羅素玫在臺灣與法國都和李國銘一起上過課，兩個人也是學長學妹的關係，因此應該找羅素玫來談談李國銘。

其實我還沒辦法仔細談李國銘的學術，因為我們答應一起作屏東研究，如今卻沒有機會了。所以，比較年輕的朋友沒關係，我答應你們以後一起做研究，只要我有時間的話。

詹素娟來找我的時候，我寫下一句有趣的話：主辦人把李國銘的研究歷程當作「歸鄉的路」，可是卻找一個沒有出過國的人來主持，我很難體會這種心情。因為我沒有離鄉，很難體會

³ 共有四位研究生發表論文，即：許懿萱（清華大學人類所）的〈從加飽朗的Ma-olau 儀式談山腳下聚落的聯庄〉、江杰霖（政治大學民族系）的〈萬金人的宗教世界〉、簡明捷（花蓮師院鄉土所）的〈恆春阿美族婚姻型態的轉變——以港口、大社、九個厝的三個家族為例〉與陳淑慈（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）的〈萬金教會土地與教徒之間的租債關係〉。

什麼是「歸鄉」的路，所以找三位一起來談。我們就先請三位來談談李國銘，再來談談我心中的李國銘。

羅素玫：

從一九八九年認識李國銘開始，我很榮幸在求學過程中，與他有很多重疊的機會。李國銘大學讀的是經濟學，到法國才唸人類學。他唸人類學的動機很單純，只因為他喜歡鄉下的生活。他最大的夢想，就是學成後能夠回屏東的老家工作、生活。他剛到法國的時候，先在波爾多大學學語言，同時旁聽社會學課程，之後才到巴黎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，師事 Daniel de Coppet 先生。這個歷程很巧合的是，法國人類學之父 Mauss 最早也是在波爾多大學教社會學與人類學，之後才到巴黎講學。

李國銘的老師 de Coppet，是 Louis Dumont 創設的「比較社會人類學研究室」主持人，同時也是「社會人類學、社會組織與交換研究小組」的召集人。二〇〇二年一月底，我在回臺灣之前去找 de Coppet 老師，他問起我李國銘的近況。他說李國銘是他最好的學生之一，是個天生的研究者，請轉告他要繼續進行人類學的研究。當年五月，我將這句話轉達給李國銘。李國銘的確是個天生的研究者，他有幾個與生俱來的特質，一個是他對民族誌材料的重視，以及對田野工作的洞察力；有機會跟他一起進行田野觀察的人，會發現他常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細節。他也有非常強的記憶力，從不受限於學科的領域劃分，因此可以在繁複無章的資料中，抽絲剝繭的找出空間與時間的

脈絡。這是他很重要的研究基礎，他也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中，對照出屬於當地人思維中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的範疇。

我想這樣的研究方法，除了他個人的特質外，跟他在法國十年的求學歷程有關。他的老師 de Coppet 先生，是 Dumont 學派的繼承人，Dumont 的理論與 Mauss 有直接的相關。Mauss 理論的核心，可以從以下三點來綜合：

- （一）Mauss 認為，所有的表徵，都是來自於關係，且建立在二元對立的結合上。
- （二）Mauss 將人類學定義為一個尋求人類行動的邏輯與習俗之科學的原理。
- （三）Mauss 認為所有的現象，都應該放在其所屬的社會事實整體中來理解。

Mauss 的理論，表面上具有功能主義的色彩。但是，從《禮物》的研究以來，他已經標示出一個全新的人類學課題；也就是說他不再將制度、法律、婚姻、儀式與神話視為單獨存在的部分，而是將研究重心放在部分所屬的具體的社會整體事實，以及部分與其所屬整體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體系之上。我們也知道，Mauss 的《禮物》研究是透過重新詮釋鮑亞士對「誇富宴」的研究，以及馬凌諾夫斯基的「庫拉」研究材料而來。但是，透過對他人的民族誌材料分析，他開啟了研究一個社會整體如何全面性啟動其制度與表徵的現象。這是蠻弔詭的地方，Mauss 本身並未做過田野，但法國唯一的一本民族誌田野手冊，卻是由 Mauss 寫作的。

從 Mauss 到 Dumont 再到 de Coppet 的理論傳統，基本上都在強調整體社會事實、比較性觀點，還有對每個社會的獨特性及民族誌材料的重視。我想李國銘的研究中，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方法學基礎，跟他所做的分析結合得相當好。

李國銘曾經告訴過我，他的指導老師要求學生找他談的時候，一定要交一個書面文章。見面的時候，他會一句一句地修改，他會問的問題，不是：「這個概念從涂爾幹、Mauss，還是李維史陀來的？」而是問：「現在分析的這個儀式，燒完的金紙會擺在什麼地方？這個祭典為何要用竹子？另一個卻用甘蔗？」等，都是細微資料的釐清。

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？因為，當學生引用一個概念的時候，de Coppet 重視的是：這樣的分析方式是從研究者的文化而來的？還是被研究的社會本有的？這些問題，是在提醒每個研究者面對材料的時候，不論如何整理分析，都牽涉到一個獨特的思想體系的建構；而每一套思想體系跟被研究社會之間的關聯，以及與每個研究者自己所從出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區辨，是每個研究者時時刻刻必須意識到的比較視野。

這樣的視野，也來自於 Dumont 從印度文化的研究，延伸到晚年觀照西方文化形成的思考。印度作為一個階序社會，已經受到來自英國殖民文化和現代化的影響；Dumont 作為一個法國人類學家，更能意識到這樣的轉換。所以，當他結束印度研究，便開始進行西方文明中現代個人主義的研究，以及個人主義在法國、德國、英國三個不同西方傳統下變異的研究。在李

國銘的研究中，恰好也存在一個必要的比較研究的過程。在他面對屏東平原平埔族的資料時，必須不斷去面對什麼是平埔族？什麼是漢人？到底如何能夠越過表象的意義及來自研究者本身文化的限制，進入當地人的思維，再進一步去理解經過時空不斷轉換的社會文化邏輯。每個社會都有它獨特的思維方式，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發現它，然後運用現代的語彙去分析以及重構。李國銘常講，他不知道他研究的是歷史學或人類學，也不知道他進行的是南島社會研究或是漢人社會研究。但這是一個問題嗎？他自己認為這不是問題，他所堅持的是：他所研究的平埔族社會本身的特性。這也跟他對土地情感的執著，有著非常一致的邏輯。

一九九九年，李國銘完成博士論文——「兩個臺灣漢化南島社會的年度祭典之比較研究：馬卡道與西拉雅」。這本論文有 555 頁，第一部份處理歷史文獻上的馬卡道，第二部分處理馬卡道祭典的地點、人物、儀式與祭品，第三部分為馬卡道的年度祭典，第四部分是西拉雅的祀壺信仰。其中，第四部分最先完成，是他一九九二年寫成的博士候選論文（D.E.A.），之後改寫為一九九八年發表的〈頭社夜祭與祀壺信仰的初探〉；至於〈屏東平原山腳下的年尾節初探〉是由論文第三部分的兩章綜合改寫成的，而〈屏東平原東港溪南岸山腳下的 Ma-olau 祭典〉，則是以文獻為主的第一部分中的最後一章。

我想對李國銘來說，他的人類學歷程基本上被他視為「歸鄉的路」。從法國回到臺灣後，就執著他的信念，要回家鄉服務。

我曾開玩笑的說他，找工作的唯一條件，是以與屏東相對的距離來衡量的。

他回臺灣後，用很多時間投注在屏東研究以及推廣社區總體營造的執行上，以致於大部分人對他的理解，是他好像離開了人類學研究。但他自己認為，社區總體營造也好，人類學研究也好，事實上他的研究從來沒有離開過「社會作為一個整體」以及「社會如何凝聚」等問題。他也常自我解嘲的說，他的研究興趣轉換，就像山田燒壘，一塊塊的輪過去。他的轉換焦點，外界來看，或許是不夠專注的表現；但事實上，他從未懷疑過他會把人類學的工作完成。只是，當時他還在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完整、更寬廣的研究視野。

我試著把李國銘人類學研究的師承與研究信念，在這裡傳述給各位。他跟他老師之間的情誼，既像師生也像父子。我想，他跟很多朋友、學生之間分享知識的熱情，也像對家人一樣的付出。在研究的路上，李國銘好像是用生命播種的人。但我相信他走過的路徑，一定會留下永恆的足跡。

許功明：

今天我是以一種「與有榮焉」的心情到這裡來的，同時我也藉這個機會重讀李國銘的代表著作。我覺得他在法國十幾年，每天都在思考屏東平原的資料要如何論證，最後有相當優秀的成績出現，是令人相當高興的事。

我認識李國銘，是經由羅素玫介紹的。這十幾年來，大概

有一年我在法國進行博士後進修。那年，宋文薰先生在法國，羅素玫、李國銘也在那裡，所以我們有幾次相處的機會。

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李國銘從事研究的熱誠與執著，很容易感染到他的同行，但是卻又不至於有壓力，因為他總是在支持對方，這是相當好的特質。雖然我們年紀差蠻多的，但我始終認為是他支持我多一些。這一次讀了他的文章後，我終於瞭解，為什麼他這麼斬釘截鐵的告訴我們，他學人類學，是為了回到家鄉服務，而且他也真的這麼做了。我們都很替他著急，為何不快點找個學校累積另一段資歷；可是，他說他不想離開故鄉。雖然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但他有他的道理。他的文章，顯示出他與平埔資料的對話，竟然如此之深。告別式那天的人潮，多到我差點沒地方站。這麼年輕、回來不到幾年的年輕人，能受到地方人士如此的認同，是相當不容易的事，也是相當值得恭喜的事，努力還是有成果的。

學人類學的人，好像都要經歷國外取經的事，像李國銘在法國十幾年，羅素玫也在繼續第九年的研究。進行平埔族的研究，為什麼要到法國去唸？套句李國銘的話，就是「中心跟外圍」的說法。從中心到外圍去取經，西方人類學知識百年來的建構，也是從外圍汲取多元的文化現象。

李國銘文章給我的最主要印象，是強調向外吸納的力量；不管是生存的必須，還是比較站在人的層次，而不受外來統治力量的介入。他比較強調共同性，所謂異中有同，向外吸納之後，就是在地化的過程。他比較強調從人的文化動力來看，很

高明的篩選不同資料，進行多元的對話關係。所以，我一直覺得他是處理民族誌資料的「美學」專家；尤其是他的文章，常給人這樣的感受，字裡行間總是出奇不意，有時候感覺他好像在跟我們兜著玩，這是他文筆上的高明之處。他帶領我們判讀歷史檔案資料，還有報導人資料。他不但帶我們一起進行判讀工作，也試圖告訴我們矛盾性在何處？空缺在何處？但是矛盾與空缺，剛好又變成他再度推衍的基礎，好像是永遠不停的收穫、也永遠有不足的地方。文章的最後，則強調只是個人主觀的想像性建構，這是種保留、自謙的態度。然而，他再度提出另一種可能性，預留了可能突破的空間。

我對李國銘的屏東研究，大概瞭解相當有限。我覺得可惜的是，當我們在做其他原住民研究時，應該多走走看看。李國銘的判讀，以後的人可以一直讀下去，這些判讀應該會有很多共鳴，也有很多討論，都是可以共享的成果。他做了許多想像式的建構，一種推衍，這是相當獨特的解讀方式，也是相當唯美的詮釋法。這些東西雖然獨特，但就像他說：獨特未必獨有，所以他一直在異中有同、同中有異裡打轉。我想，這也是他想要給我們的空間，這是我對他的感想。

童元昭：

碰到李國銘，是在我進行屏東客家村落的田野研究時。當時我剛到村口，當地人就跟我說：「你有學生來了」；我想，應該不會有學生在這邊出現。因為李國銘長得年輕斯文，人家覺

得李國銘應該是學生，所以當時就佔了李國銘一點便宜。我跟李國銘的認識，就是在多次但卻偶然的情形下見面，所以要我來介紹他的屏東研究，覺得有些惶恐。因為李國銘的屏東研究涉入很深，多方面的，很多是我不熟悉的。今天來的人中有蠻多位是研究屏東的，而且大概研究的時間很長，也相當細緻；我在這兒談是很不得已的。

我在屏東的村落進行研究，常聽到李國銘。別人會跟我說：李國銘昨天來這邊，下星期會來這邊，他在屏東好像是無所不在的。我本來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到客家村落，直到我看到他寫的文章，才知道李國銘為什麼要到客家村落。雖然說客家村落的年尾戲，在他的文章中並不是很重要的；但事實上，他在幾個客家村落，都曾參加過幾次年尾戲的儀式，為的是要找出一個比較。他的目的，是要找出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彼此之間的關係。他不是把一個地方，當作一個封閉的社會來認識；所以，即始是作為背景陪襯的客家村落，他也會讓它在文章中出現。

另外一個好奇是，針對他的文章，我試著提出一個整理。我知道他的田野非常精緻，相當有活力。我非常想聽聽在座的人對他的認識，比方說李國銘的屏東學究竟是什麼？因為讀他的東西以及與他本人談話最大的問題，其實是想問他：「你的研究架構究竟是什麼？」但對他而言，這個問題不對，這不是一個引發、認識他的好問題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他理解的方式，也不是他要呈現的方式，這點是相當特別的。所以，認識他有點像是拼圖，是倒回來的，圖拼出來了，才知道是什麼；就如

我們後來才知道，李國銘為何在排灣與客家村落出現。我有個學生在佳平進行田野，他常跟我說：李國銘在許多地方出現。

看了他這幾年的文章，我終於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。他很清楚的指出：他的研究是臺灣研究；至於回鄉服務這類私人的話題，則沒有出現在我們的對話中。但聽兩位提到回鄉服務的事情，以及羅素玫提到土地的感情。我覺得他做這些事情非常自然，完全不是道德訴求，這點是非常可愛的。

我現在回到正題。他認為屏東研究是一個清楚的研究範圍，他在屏東社區大學擔任副主任的時候，更進一步提出「屏東學」的學程。屏東學的學程，就是包括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範圍。為什麼要有屏東學？我不清楚李國銘是否正式講過，我的推測是：他認為屏東能夠成為獨立研究的對象，包括屏東文字歷史的時間很長；我想還跟他平埔的調查經驗有關，因為他一直把重心放在南部平埔。他試圖利用荷蘭檔案，釐清西拉雅與馬卡道的關係。他認為鳳山八社、馬卡道不是西拉雅的分支；所以，他的研究有南部的區域共同性，也有馬卡道的獨特性，這不是能用祀壺等西拉雅研究概念含括的。我相信他提出屏東學還有一些別的理由。他的研究，是把地理空間放在屏東平原上，我們常看到一些有趣的概念。在他二〇〇〇年比較文藝的短文中，我們看到他很喜歡用「大河」這個詞。他認為對屏東人而言，對大河有特殊的感情；可是對我而言，大河對我，如同大人說：「你是西瓜大橋下撿來的」，強調的不是河水，而是橋下。其實屏東的河水已經不太多，反而是河川地很多。在李

國銘的分析中，河流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不知道李國銘有沒有任何機會說這個問題。他最重視的是東港溪，東港溪主要是因鳳山八社分佈在兩岸，也用溪南、溪北兩大部分來談。因此，李國銘除了用西拉雅與馬卡道的區隔，將屏東平原獨立出來外，透過溪北五社與溪南的力力、放索與茄藤等社，也強調了他們的差異性；所以，在大範圍的屏東平原下，又用東港溪兩岸的溪南、溪北，進行一些平原內的區隔。

屏東平原內，還有一塊區域是李國銘特別專注的，那就是平原東側沿山地帶山腳人的聚落，也就是馬卡道後裔分佈的村落；所以，就他研究的地理空間來說，屏東平原可以分為溪南、溪北以及沿山地區。雖然他把地方進行如此的分割，但人的活動又讓這些地方連接起來，那就是聯庄活動對地方的串連，如山腳下年尾節，及他也稍微提到的排灣五年祭。

屏東平原下，有不同的區域差異性；而就區域的聯繫來講，聯庄與年尾節都是南北向。東西向的聯繫，就是西部海岸到東部沿山之間的關係；李國銘有這樣的觀點，但是還沒有發展成學術研究。比方說他談到海邊的福佬人、沖積扇的客家人、沖積扇頂沿山地區的平埔族人、山上的排灣人，他們是靠什麼事情連結起來的呢？他有一篇小文章是講獅頭社區的社區總體營造，以林邊溪為例，從出海口向上游走，由西往東，十五公里之內會遇到福佬、客家、平埔人，還有排灣族人。對他而言，他非常重視溪流、河川，所以他用非常感性的詞句，說明這些人雖然存在不同的地理空間、使用不同的語言，可是他們共用